

# 羅共首腦訪問亞洲的目的

畢英賢

## 一 前言

同一些西方記者所揣測的不同，羅馬尼亞黨首腦齊奧塞斯庫率領「黨政代表團」於六月一日至廿四日訪問亞洲共產政權的主要目的，不是為匪美搭橋，而是執行自己的多面的、獨立的對外政策，進而為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而努力。羅共頭子曾一再強調：「本黨認為：共產黨及工人運動整個陣營現時最高的天職乃在確保反帝鬥爭行動的全面團結。」又說：「忠於國際主義的羅馬尼亞共產黨……就自己與所有共產黨及工人黨友好關係的發展而展開積極的活動，認為這是國際共產運動團結事業方面自己特殊貢獻的有效手段。」（註一）

在匪俄爭執中，羅共從開始就採取獨立而超然的態度，既不順着俄共的意思與匪絕裂，也未響應匪的拉攏而與匪連成一氣。在匪俄之間，羅馬尼亞儼然是一個調和者，甚致必要時在某些場合作出維護匪之言論。歐洲共產附庸國家中，除了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算得上是匪的半個盟友。至於能否因這次訪問變得更加親密，當看今後共產集團內的總趨向以及雙方基本政策方針而定。

這次羅共頭子東來不僅訪問匪區，而是遍訪亞洲共產政權，包括：共匪、北韓、北越及外蒙古。就其訪問活動的政治意義來說，不止是修好匪羅關係，而且在共產集團之內亦有相當大的作用。

值此匪美俄三角關係相互制衡之說甚囂塵上之際，有些人，認為齊某負有拉攏匪美以制蘇俄的使命。這種看法與其說是一個毫無根據的臆測，毋寧說是一個主觀的願望。姑勿論美國在現在的條件下有無必要假羅共搭橋，以及羅共願不願、敢不敢承擔此一任務，而且，根本忽視或者不知各國共黨共同的本質與其最後目標。

羅共代表團東行路過俄境時曾在新西伯斯基及葉爾庫茨基停息，電俄共頭目致候（註二），並且在歸程中齊某曾在莫斯科作短暫停留與柯錫金晤談。羅共東來對俄共而言絕非驚奇意外之事。本文擬簡介近年匪羅交往與此次羅共代表團訪問亞洲各共產政權的活動情形，以便測知其訪問的企圖所在。

## 二 匪羅近年來的交往

齊奧塞斯庫是近年來第二次訪問匪區，上一次是以代表團成員身份隨部長會議主席毛雷爾所率領的羅馬尼亞工人黨（一九六五年始更名為共產黨）代表團於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到匪區進行訪問。當時齊某為羅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兼書記，在代表團中名列毛雷爾及波德拉希之後。這次以羅馬尼亞黨政頭子身份率領羅黨政代表團，其氣勢自然今非昔比。毛共政權又極盡鋪張之能事，益增其光彩。在匪羅關係上，此次訪問無疑有其一定的意義。

一九六五年羅共頭子喬治·德治死亡，周匪恩來率團赴羅參加葬禮，僅官方慣例，對雙方關係並無重大作用。齊某上台後，繼續大力執行喬治·德治獨立自主路線，為求國權獨立之確保，遂展開多面外交以壯其聲勢。

一九六六年之中，雖然匪區文化大革命毒火熾燃，匪羅交往並未遽減，彼此互派訪問的代表團超過七個。較富重大意義者，一是五月羅黨政代表團由羅部長會議副主席波德拉希率領至匪區訪問，一是六月周匪恩來率領匪黨政代表團訪羅。而後者在匪羅關係中尤其重大意義，在匪而言，企圖拉攏羅馬尼亞使成爲其歐洲另一反俄盟友，在羅而言，則欲充當匪俄爭執的和事佬。

六月十七日齊奧塞斯庫設宴招待匪代表團，會上齊某復申自己不變的獨立不偏立場，並支持匪入聯合國，同時表示「今後繼續對確保社會主義國家團結」作出積極貢獻。周匪乘機爲「文化革命」作辯釋，進而攻擊現代修正主義，說它完全違背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共黨大會所聲明有關

共產國家關係的原則，對「兄弟國家和兄弟黨實行大國沙文主義，而對美帝國主義實行投降主義」(註三)。

從齊某談話中，可見羅馬尼亞無意在匪俄爭執中改變其中立態度；由於周匪在羅公開攻擊蘇俄，當時已使羅擔任匪俄爭執調解人的可能性愈加渺小。羅官方在發佈消息時，刪掉了周匪攻擊蘇俄之語。在最後一次集會中，羅頭子齊奧塞斯庫堅持周匪在演說中避免攻擊蘇俄。幾經爭辯，周匪終於屈服，而會議也照原規定之時間被拖延兩個小時才勉強閉成。

一九六七年彼此往來逐漸減少，這固然由於共匪採取孤立政策所致，而匪羅關係的疏遠也是原因之一。這年七月，羅部長會議主席毛雷爾率領一廿餘人之代表團訪問匪區。毛雷爾在訪匪之前曾先訪問美國，在訪美之前曾先訪蘇俄，所以一般推測，毛雷爾匪區之行可能是調解美、匪、俄相互間的糾紛。俄塔斯社曾報導說，毛雷爾曾於六月廿六日在華盛頓會晤美國詹森總統，並說明自己將往中共地區訪問，詹森曾對他說美國對中共的觀點仍舊與他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所發表的觀點相同，那一天他在對西維琴利亞「美國校友會」講話時，曾提出了這些觀點和與中共「停戰」建議。白宮發言附帶說，詹森相信毛雷爾會把這些意見轉達到中共領導人(註四)。

在北平毛雷爾會晤毛匪，據報導羅代表團向共匪建議採取和平行動以結束匪俄爭端，遭毛匪坦然拒絕(註五)。毛雷爾回國後在國民會議的一次會議上報告外交事務時，列述他不久前所訪問的國家，但對訪問北平之事却隻字未提(註六)。前述事跡說明了毛雷爾突然訪匪區之目的及成效。

在一九六八年內，匪羅往來幾乎中斷。八月蘇俄糾集一些附庸國家侵入捷克時，周匪恩來在羅馬尼亞駐北平大使所舉行其國慶招待會上發表演說稱，蘇俄突擊捷克「犯下了滔天罪行」，並謂「羅馬尼亞目前正面臨着遭受外來的干涉和侵略的危險」，又說中共將支持羅馬尼亞之鬥爭(註七)。九月底匪軍事代表團(由匪總參謀長黃匪永勝率領)前往阿爾巴尼亞經過羅都，獲羅政府「設宴熱情款待」。

一九六九年前五個月，雙方幾乎仍無來往，六月後始互派代表團。一九七〇年雙方交往漸趨頻繁，一年之中雙方互派出之各種代表團超過十六個。五月羅遭水災，匪即以巨款援助。

今年在羅共頭子訪匪區之前，雙方往來之代表團體已達七個。其中較重

羅共首腦訪問亞洲的目的

大者係三月十八日——廿七日羅馬尼亞訪問匪區之政府代表團，由部長會議副主席格·勒列司庫率領，曾與共匪會談，勒某保證加強發展匪羅關係，支持匪入聯合國，並簽訂有關匪援羅之各項議定書。這次訪問，匪對羅示惠頗多。

### 三 在匪區的活動

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六月一日到達北平，下機後就碰到「幾十萬革命羣衆夾道歡迎」。代表團除團長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埃列娜外，有團員六名，他們是：羅部長會議主席毛雷爾、國務委員會副主席馬·曼內斯庫、布加勒斯特市人民委員會主席杜·波帕、羅共中央書記楊·伊利埃斯庫、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喬·馬科維斯庫及羅駐平大使奧·杜馬，前三者皆羅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伊利埃斯庫為執委會候補委員，後兩者則係中委。隨同代表團訪問的顧問專家有十四名，純黨工作者超過一半。

一日晚匪舉行歡迎宴會，周匪恩來與羅共頭子皆講了話。周匪呼籲「中、小國家聯合起來反抗超級大國的強權政治」，稱讚羅馬尼亞在齊奧塞斯庫領導下「在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都取得了勝利，感激羅馬尼亞在國際鬥爭中曾給予匪「積極的支持和幫助」。

齊某指出，羅共「為克服各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關係中目前存在的困難而作出一切努力」，積極主張「加強它們之間的團結」(註八)。

六月三日毛匪澤東會晤羅代表團。毛匪、林匪彪、周匪恩來等同羅共代表團進行了「友好的談話」。

六月五日上午羅代表團在周匪恩來、張匪春橋陪同下到南京訪問，六日下午到上海。兩處皆有「數十萬」羣衆夾道「歡迎」。七日回北平。

羅共頭子在匪偽政權安排下，享受了一生難得幾同有的殊榮，誠如羅「火花報」十一日評論所說：大陸各大城市向「齊奧塞斯庫同志和夫人埃列娜·齊奧塞斯庫同志以及羅馬尼亞代表團成員表示了節日般的、令人難忘的歡迎。代表團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歡迎。

## 四 重要談話與公報

六月八日匪在北平舉行大會歡迎羅共代表團，除匪共頭目外，參加大會的尚有各界羣衆代表萬餘人。會中，周匪演說時強調「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大小國一律平等」，並聲言匪無意成爲超級大國。

齊某讚揚匪因「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對雙方近年來各方面之交流的成果表示滿意，感謝匪之「優惠貸款」，聲言羅仍將堅持「和平共處」原則，特別強調：「在今天的條件下，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中存在一個中心」（註九）。

八日晚羅共頭子在答謝共匪的宴會中說，羅代表團與毛、林、周及其他共匪頭目之間的談話是「富有成效的」，在會談中他們曾廣泛地交換意見，「找到了共同努力，繼續發展羅中兩黨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的新可能」，也談了一系列共同關係的國際生活中的「迫切問題」（註十）。

周匪恩來在答謝詞中讚揚羅共獨立自主政策說：「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方針：……有些人攻擊說：這是什麼『民族主義』。實際上他們是以新的幌子，妄圖對別國進行干涉、控制和掠奪。他們所作所爲，才是地地道道的民族利己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最後他警告羅共，必須對「帝國主義」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既不怕它的恐嚇，也不輕信它的「好話」，必須從思想與物質上作好準備，才能「立於不敗之地」（註十一）。

六月九日匪羅發表聯合公報，要點如下：

一、共匪重申將一如既往堅決支持羅馬尼亞人民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正義鬥爭。

二、雙方強調在反對「帝國主義」、「反動派」、「強權政治」的共同鬥爭中，相互支持；決心加強雙方友誼與團結，擴大合作關係。

三、雙方認爲，當前國際形勢的發展，越來越不利於「美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

四、一致重申堅定支援越南、高棉、寮國的抗美救國戰爭。雙方認爲越南問題必須在南越共黨所提出的「十點全面解決辦法」和「八點解釋」的基礎上求得解決。寮國問題應按寮「愛國陣線黨」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提出的「五點政治解決辦法」由寮人民自行解決；支持高棉施亞努之「五點聲明」。

五、雙方堅決支持亞洲各國人民反對美日反動派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鬥

爭。

六、支持韓國「和平統一」運動；支持亞非拉人民反帝、民族解放運動；支持古巴反美侵略和威脅。

七、介紹各自關於解決中東衝突的立場。

八、雙方支持爲從別國領土上撤走一切外國軍隊、撤除一切外國軍事基地、取銷一切軍事集團而進行的鬥爭。

九、雙方指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會有世界大戰的危機。

十、共匪支持羅馬尼亞爲爭取歐洲安全、防止對各國的任何侵略、使用武力或以武力來威脅所進行的活動。

十一、羅方聲明：在今天，沒有共匪參加，「國際生活中的重大問題的徹底解決是不可能的」，堅決主張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支持匪入聯合國。

十二、匪接受羅邀請，將派一黨政代表團訪羅。

## 五 訪問北韓

六月九日羅代表團抵北韓平壤，在北韓展開會談、集會、訪問、參觀等活動；十五日離北韓並發布聯合公報。

近年來，北韓和羅馬尼亞在對外政策上，尤其在匪俄爭執中，有共同相似之處。

北韓政治綱領所標榜的對外政策要點是：保衛社會主義陣營統一、國際共產運動與世界革命勢力的團結，與新興亞非拉國家發展友誼關係、並給予這些地區之反帝民族運動以積極的援助，反對美帝國主義者及其戰爭與侵略政策，以完全平等、獨立、互重之原則執行對外事務。這些話在羅馬尼亞的外交文件或演說中，大部分是常見的。

羅馬尼亞與北韓皆努力向共產「大國」（俄與共匪）爭取獨立自主，擺脫控制。在匪俄爭執過程中，北韓有一段時間曾中立略偏俄，且在匪文化革命期中曾隱責共匪係托派分子（註十二）；羅馬尼亞則經常在東歐共黨一片反匪聲中，堅守其中立立場。及至一九七〇年四月周匪恩來訪北韓，匪與北韓關係趨於好轉，而北韓中立不偏態度愈加顯明（註十三）。

北韓與羅在內政方面也有頗相似的地方，即：共黨嚴格控制全國，齊奧塞斯庫與金日成皆是今日共黨集團中少有的集黨政大權於一身的獨裁者。

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訪問北韓，不僅討論「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而且互相交換「鬥爭」經驗，進而互相聲援，以壯彼此獨立自主路線的聲勢。

北韓與羅在對外政策上的差異在於對美國的關係，也就是雙方在「反美」的程度上有極大的差異。羅馬尼亞經常強調發展不同政治社會體系的國家的合作關係」，近年來，美羅關係密切更是舉世皆知，所以有人猜測齊某此次東來是為匪美搭橋。至於北韓，由於美國協助南韓阻其赤化，對美國實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且，北韓仍舊念念不忘「統一」全韓，更視美國為眼中釘。

在十四日下午平壤各界歡迎羅代表團大會上，金某似乎道出了雙方向共產「大國」爭取獨立自主的原因，他說：「就我們的經驗來看，社會主義國家要想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來卓有成效地進行革命和建設，就必須有政治自主權，而政治自主權只能在有牢固的自立的民族經濟和強有力的自衛力量的條件下，才能得到保障。」接着他說，在亞洲「反對美帝國主義」與「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是當前迫切的任務。齊某同意，世界上今天還存在着「軍國主義者和復仇主義者」（註十四）。

六月十五日正式公布聯合公報，要點如下：

一、羅方表示「完全支持和聲援四千萬朝鮮人民為迫使美國侵略軍從南朝鮮撤出去」，支持北韓「八點救國方針」以「統一」全韓。

二、北韓支持羅獨立自主立場。

三、雙方認為國際局勢對共產集團有利；強調「反帝力量」團結的必要性。

四、雙方堅決主張美國必須停止侵略活動；支持共匪對台灣所持之態度；北韓歡迎羅支持匪進入聯合國。

五、雙方認為不論其領土、人口、經濟和軍事威力如何，一切國家都應當參加關於人類面臨的主要問題的建設性解決。

六、雙方聲明繼續爭取同所有共產黨和工人黨發展「同志式合作和國際主義運動，克服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困難」。

七、雙方認為：國際中心是不必要的。

羅共首腦訪問亞洲的目的

八、北韓接受羅方邀請，由金某率代表團訪羅，日期另定（註十五）。

## 六 訪問北越

北越對外關係決定在該國家或該黨是否支持其戰爭。北越的宣傳說，這一戰爭對世界性的「革命鬥爭」是有貢獻的，而且為「解放鬥爭」作出了一個榜樣與鼓舞性的史實。所以，援助北越不單是為了北越政權。在越戰進行中，東歐國家包括羅馬尼亞皆給予北越支援。

在匪俄爭執中，北越保持「不結盟」和獨立的態度。北越總理范文同曾在這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他說：「馬列主義不是一個教條。它乃是行動的指針。問題在如何把這一理論應用到每一個國家的具體條件上去。這就是問題所在，而且是一件極其艱巨的事情。」（註十六）

由此觀之，羅馬尼亞與北越，雖然在反美的程度上相異，但在匪俄爭執所持的立場頗近似。此外，兩個政權相隔遙遠，除了「共產黨」這點關係外，其餘談不上甚麼重大的雙邊政治或經濟關係。這次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赴河內訪問僅是「就目前越南和印度支那局勢，加強兩國之間的關係以及雙方共同關係的其他問題進行了會談」。

在二十日正式公布的聯合公報中，其要點有：

一、雙方譴責「美帝國主義」在越南所進行的「歷史上最殘暴的殖民主義侵略戰爭」、「越南化」政策以及在中南半島的「擴大侵略」。

二、雙方堅決要求，越南問題必須在越南「南方解放陣線」和「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十點全面解決辦法」和「八點解釋」基礎上予以解決。

三、羅馬尼亞重申決心，繼續對北越的「抗擊美國侵略」全心全意的援助，「並給予一切政治上、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

四、北越感謝羅之政治方面的支持，經濟和軍事方面的援助，培訓技術幹部的幫助。

五、雙方將擴大關係，互派各種代表團，交流各方面之經驗，加強互相支持和援助。

六、雙方認為在目前形勢下，共產集團如能增強團結，定可徹底挫敗「

帝國主義」一切侵略和戰爭。

七、雙方宣佈，繼續為加強各共產國家的友好團結和合作而奮鬥。

八、雙方重申：「一切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政黨都是獨立、平等的，都是從本國的具體條件出發並根據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原理而提出自己的政策的，同時是相互支持的。」

九、雙方支持匪對台灣所持之態度，支持匪入聯合國。

十、北越接受邀請，將派黨政代表團訪羅（註十七）。

## 七 訪問偽蒙

偽蒙不僅在經濟發展形式上模仿蘇俄，而且依賴蘇俄不斷的援助與經濟「合作」。在偽蒙對外貿易總額中，與蘇俄之貿易總額佔百分之六十。在其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六六——七〇）之始，俄允給予約值五億五千萬美元之經濟援助。從一九六二年起，偽蒙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成為唯一亞洲共產「國家」的「會員國」。

匪蒙關係，在匪文化革命之後更加冷淡，偽蒙頭子經常對共匪施以猛烈的攻擊，共匪則把蒙共描繪為「蘇修」的僕從。

作為一個夾於兩大共產政權之間、人口祇有一百多萬的小「國家」，偽蒙的對外政策有同羅馬尼亞相似之處，即：擴大國際交往以強化其獨立性。這一政策，總的說來，是獲得蘇俄首肯的，尤其是在匪俄關係惡化之後。

就其對蘇俄關係言，偽蒙頗似東歐的保加利亞。一九六七年七月偽蒙與保加利亞首次訂結友好合作條約時，澤登巴爾說：「我們目標的一致、蒙保人民對偉大蘇聯之友誼的異乎尋常的、深厚的忠誠與不可決裂的聯盟……乃是發展兄弟友誼的堅固基礎。」（註十八）

雖然羅馬尼亞與偽蒙在對外政策有相同之處，但彼此關係並不太密切，尤其在匪俄關係上彼此意見相左。齊奧塞斯庫此次係是遍訪亞洲共產政權，所以訪問偽蒙並不涵太大的意義。

羅代表團廿一日抵庫倫，在機場的歡迎儀式中，澤登巴爾講了一些共黨政權的外交老調，齊某則說，為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反帝國主義鬥爭與世界和平，我們人民和國家正在發展在政治上、經濟上、科學技術上的密切友好合作的連繫……」（註十九）。

在午宴上，齊某復指出：「羅蒙兩國人民的友誼是根源於建設新社會體采目標的共同性、根源於彼此關係堅固地建築在馬列主義與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上這一事實。」（註二十）

六月廿四日羅代表團結束訪蒙，離蒙前發表聯合公報。公報稱，雙方會就發展羅蒙關係、有關國際及共產運動諸問題交換意見。茲摘其要點如下：

一、雙方決心加強彼此之黨政關係、加深合作、增進友誼。

二、雙方認為，在現今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極為重要。

三、雙方相信，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獨立主權、不干預內政、互相支援以及多面合作的原則上。

四、雙方決定加強與經互會國家之合作。

五、雙方強調繼續進行對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政策。

六、雙方堅決支持反新、老殖民主義鬥爭、譴責「美帝」在中南半島的侵略戰爭；支持北越、寮、高棉、北韓、古巴等反美鬥爭。

七、強調為全面裁軍、禁試、禁用及銷毀核武器而鬥爭。

八、雙方表明在「和平共處」原則上與不同社會體系國家建立並發展幫交。

九、偽蒙接受羅之邀請，將派黨政代表團訪羅。（註廿一）

## 八 結語

一國的對外政策是對內政策的直接繼續，外交活動是其在經常變化的環境下執行其對外政策和方針。羅馬尼亞現今的對內政策是力求主權獨立、政權穩固與經濟發展。作為一個附庸國，羅在執行這一政策時，與俄共的霸主東歐的政策發生了衝突，但是由於東西方對壘的冷和局面，和匪俄爭執的僵持不下，羅僥倖逃過了類似一九六八年捷克的厄運。然而，如何在當前劇烈變動的局勢中堅執自己的對內政策，這乃是現今羅對外政策與外交活動的主旨。

因之，這次羅共頭目訪問亞洲應當視作其執行國家對外政策的外交活動。顯而易見，羅馬尼亞一方面企圖在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間堅持中立，實行與不同社會體系的國家「和平共處」，縱然偏離蘇俄，但決不敢作出激怒蘇俄的勾當；另一方面，在匪俄關係中保持中立。羅共現時的願望或構想是：



在全世界上保持一個美、匪、俄三角關係相互制衡的僵局；在共產集團內維持一個無中心的局勢。關於前一點，羅共所扮演角色微不足道；關於後一點，正是羅馬尼亞訪問遠東的主要目標。

齊奧塞斯庫曾在北平宣揚，在今天的條件下，「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在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中存在一個中心」。但是，在匪羅聯合公報中，未列入此點，可見共匪不同意這個說法。

在羅與北韓公報上，則說明「國際中心是不必要的」，文字雖然簡略，但語意極為明顯，顯見北韓已同意這一觀點。

羅共這個無中心論與故義共總書記陶里亞蒂所提出之多中心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多中心就是無中心。這一主張既不合國際共產運動當初的要求，也與俄共意願相背。然而縱觀當今共產集團，任一共黨想建立中心事實上不可能。而羅共之所以提出這一論點，無非提醒一些「共產大國」認清現實，不必再為國際共產領導權鬥爭，而實現羅共所標榜的另一個目標，即：「社會主義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恢復團結，一致「反帝」。

總的說來，在匪俄爭執未了的局面中，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在其黨政首腦率領之下訪問亞洲各共產政權並與高棉流亡政府發表聯合公報，對共匪而言，可算是又一回合的勝利；在羅馬尼亞本身而言，這次訪問亞洲的活動掀起了其獨立政策的高潮。

註一：齊奧塞斯庫，「社會主義決定性的勝利是馬列主義的勝利」，「真理報」（莫斯科），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註二：見一九七一年六月二日「消息報」。註三：見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註四：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真理報」第四頁。註五：美聯社（二十三日）布加勒斯特電，「華僑日報」（香港），一九六七年七月廿五日。註六：美聯社（廿五日）布加勒斯特電，英文「中國新聞」報，一九六七年七月廿六日。註七：匪「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八月廿四日。註八：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註九：空前，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一日。註十：空前。註十一：空前。註十二：「論左傾機會主義者的反革命理論」，原載北韓「勞動新聞」，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真理報」轉載。註十三：一九七〇年四月七日匪韓「聯合公報」，公報中北韓正式祝賀匪「勝利地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原公報見一九七〇年四月十日香港「大公報」。註十

四：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註十五：空前，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八日。註十六：范文同接受 *Le Nouvel Observateur* 訪問談話，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北越「越南通訊社」廣播。註十七：羅越聯合公報，北越「越南通訊社」六月二十日公布。註十八：保加利亞，蘇非亞 *Radot-nichesko Delo* 「勞工事業報」，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註十九：庫倫 *Montsane* 國際俄語廣播，一九七一年七月廿一日。註二十：布加勒斯特 *Agerpres* 國際英語廣播，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格林威治一九二〇。註二十一：布加勒斯特國內羅語廣播「公報全文」，一九七一年六月廿四日格林威治一九〇〇。

#### ——上接第72頁——

一九七〇年八月廿八日俄真理報報導：一九七〇年八月廿七日蘇俄與印尼曾在莫斯科簽訂一項經濟貿易協定。據稱，蘇俄政府原則上同意派遣一個技術代表團前來印尼，研究恢復建造鋼鐵廠與肥料廠問題。該技術代表團原定一九七〇年九月前來印尼，但行期一再延後，據一九七一年三月廿二日雅加達安塔拉通訊社報導：蘇俄駐印尼大使伏爾柯夫在與印尼外長馬力克舉行之會議上表示，蘇俄技術代表團將在三月抵雅加達。

關於債款問題，蘇俄不但允許印尼延長七億五千萬美元舊債的歸還日期，在對印尼極為有利的條件下以卅年為期償還，這些債款是蘇卡諾向蘇俄購買武器的舊債；而且答應給予四千五百萬美元的新援助，作為建設工廠及開發礦山等之用。

至於軍援方面，蘇俄對印尼之軍援，自一九六五年蘇卡諾政府倒台後，實際上已停止，從那時起，蘇俄對印尼之軍援只限於賣給印尼小量以前供應的裝備的零件。

據一九七一年三月廿二日雅加達電台對國內廣播的報導，蘇俄政府表示願意在優厚的條件下，賣給印尼海、空軍備用零件，馬力克表示，這項交易是以無信貸分期付款償還，其價值大概在四百萬至五百萬美元之間。

從以上蘇俄與印尼關係之演變來看，俄印關係雖難望如一九六五年以前的和好，但顯然已在改善中。蘇俄念念不忘它以前在印尼所建立的成果，盡力爭取印尼，企圖在這個人口衆多、資源豐富的東南亞最大國家建立一個強大的地位。